将美轻放在日本作家手上

日本文学近年来愈发占据了各大书店的文学类书架，从最初的一面蔓延到多架似乎也不过是这三四年的事情。内容涉及极广，从诗歌散文到推理小说，也不乏绘本漫画。其读者层几乎可覆盖所有会来书店读书、买书的人群——上至黄发，下至垂髫，且都怡然自乐。

日本文学缘何有这么大的魅力呢？我思来想去得出了一个不甚靠谱的结论：是不是因为日本作家的多样性呢？仅就我读的较多的几位作家来讲，川端康成、三岛由纪夫、太宰治、松本清张、东野圭吾、辻村深月、伊坂幸太郎……随着一个个名字在心中浮现，各自特立独行的形象也在脑中溜起了圈。川端康成和三岛由纪夫兴致勃勃地探讨着文学理念，太宰治在旁边探头探脑，却碍于三岛由纪夫凌厉的眼刀和嫌恶的撇嘴难以靠近；松本清张与东野圭吾不紧不慢寻了套桌椅，二人各占一边，缓缓聊起了社会派与本格派的分歧及融合之路；而辻村深月和伊坂幸太郎很明显没那么讲究，随手找了几块垫子就席地而坐，你一言我一语地聊着伏笔、多视角穿插、反转在推理小说中的应用……时不时传出的笑声让整个空间快乐满溢。

我不禁继续着有趣的幻想——那么如果把同一个主题交给他们，他们又会有怎样的创作呢？不如就以文学界的亘古命题“美”来做题眼吧！

川端康成会怎么写呢？是岛村曾经看到过的“山野里的灯火照在姑娘的脸上”，还是初春“散发出浓烈嫩叶气息的后山”与“她的脖颈上，淡淡地映上一抹杉林的暗绿”[[1]](#footnote-1)？

如果是三岛由纪夫的话，不消说是金阁。是雪中的金阁“细长的柱子以其清爽的皮肤挺立着”，还是台风前“镜湖地的水草上闪烁着月光，虫声和蛙鸣此起彼伏，占据着四周”，抑或是放火前“薄木修葺的屋顶高耸，金凤凰连接着无明的长野”[[2]](#footnote-2)，想必他也颇为纠结吧。

太宰治谈起美，先想到的可能是那件广为流传的“新得到的适合夏天的浴衣”[[3]](#footnote-3)吧，毕竟美到可以为此多忍耐半年生的痛苦。又或者是 “浅牡丹色的、同灰色的阴雨天空融为一体，形成柔和得妙不可言的色调”[[4]](#footnote-4)的毛衣？它出自“真正的贵族”母亲之手，其中的谐调是天地自然之美的彰显。

剩下的推理作家又会发表怎样的高见呢。松本清张也许会提到照子和耕作去寻找森鸥外踪迹时去过的山林吧，“山路两旁堆积着落叶，冬阳从树叶落尽的光秃枝头之间洒落。行动不便的耕作被照子牵着，她的手指柔软又温暖，还带着年轻女孩特有的甜美气息。”[[5]](#footnote-5)他这么说。

东野圭吾应该会微微一笑，露出赞成的神色，想起他作品中与此似乎有所呼应的情节：数学教师石神的寻死被新搬来的邻居的门铃声打断，拉开门的瞬间便被美贯穿。“怎么会有眼睛如此美丽的母女”、“他从未被任何东西的美丽吸引、感动过……然而这一瞬间，他全都懂了，他发觉这和求解数学的美感在本质上乃是殊途同归”[[6]](#footnote-6)。

小一辈的辻村深月和伊坂幸太郎继续着七嘴八舌的探讨。“是诸事大吉之日发生的一切吧？”[[7]](#footnote-7)辻村首先发声。“啊，我倒是觉得美应该诞生在某个不为人知的小岛上呢。”[[8]](#footnote-8)伊坂不甘示弱。“落日时分吗？”“嗯，有鸟和稻草人。”“那也应该有欢笑的人群！”[[9]](#footnote-9)“啊啊，那就是如此吧。”

当然以上全部都是我依靠阅读得来的想象罢了。从未在现实中谋面的作家仅凭文字就可以在读者脑海中栩栩如生，不得不说这便是文字的魅力。而之所以能形成如此鲜明的作者形象则是由于日本文学、日本作家的特点。

他们不惧怕在文字中流露自己的一切。生死观、审美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……其中最常被提起的就是生死观与审美观。二战后，美国文化人类学者出版了一部分析日本国民性的专著，名为《菊与刀》。“菊”指他们恬淡宁静、热爱艺术与美，同时性格中也不乏“刀”——穷兵黩武且时而变态至极。当然其中有些片面思考，但同时也颇具启发性。

如果让我用两样事物描述其国民性，我会选择“樱与刀”。

樱花是日本最具代表性的花卉，每年春天持续整季的赏花大会基本是日本人必参加的群体活动。与家人、朋友、同事围坐樱树下，满开的樱花在风中四散，部分吹落在地，部分随波逐流，将物哀之美演绎得淋漓尽致。他们喜欢“盛极而衰”、好比花火和樱落；喜欢“不长久”和“残缺”，好比谨遵侘寂原则的茶器与庭院。但矛盾性就在此刻体现，他们不是佛，不能真正接受随缘而定，“刀”的一面随之显现，用极锋利、极舍身的方式去维护来之不易的、易逝的美。求与求不得被日本作家构建为一种更为悲伤的、更关花鸟风月的风格。推崇着美却不忍直说，只敢环绕四周，用最天然、最轻柔的自然风景将其包裹，用委婉的辞藻辗转表达，生怕一点点多余的、喜爱的呵气都会吹散美的神韵。其难也如此，哀也如此。

所以，请务必将美轻轻放在他们的手上。

[[10]](#endnote-1)

1. 出自川端康成《雪国》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)
2. 出自三岛由纪夫《金阁寺》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)
3. 出自太宰治《人间失格》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)
4. 出自太宰治《斜阳》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)
5. 出自松本清张《某<小仓日记>传》 [↑](#footnote-ref-5)
6. 出自东野圭吾《嫌疑人X的献身》。 [↑](#footnote-ref-6)
7. 指辻村深月作品《今日诸事大吉》，描述了在某个大吉之日一个婚礼场地中几对人物发生的故事。 [↑](#footnote-ref-7)
8. 指伊坂幸太郎作品《奥杜邦的祈祷》故事发生地，荻岛。 [↑](#footnote-ref-8)
9. 指《今日诸事大吉》与《奥杜邦的祈祷》两部作品结束时的场景。 [↑](#footnote-ref-9)
10. 阅读书目包括《雪国》、《金阁寺》、《人间失格》、《斜阳》、《某<小仓日记>传》、《嫌疑人X的献身》、《今日诸事大吉》、《奥杜邦的祈祷》。

    无参考文献。

    正文共1992字。 [↑](#endnote-ref-1)